

四

部

備

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八一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 部 備 要

(第 八 一 冊)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影印發行
中國書店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80.5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冊

(83)

元遺山詩箋注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蔣刻原

印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元遺山全集序例

李序 中統本

唐開天間李邕李白皆以文章鳴世邕之所至阡陌聚觀以爲異人衣冠尋訪門巷填溢白則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是豈懸市相夸沽聲索價而後得之哉要必有以漸漬其骨髓動盪其血氣藻鬯其襟靈故天下之人爲之咨嗟搖液鼓舞踴躍景附響合而不能自己也吾友元君遺山其二李後身乎始龀能詩甫冠時名已大振尋登進士上第興定正大中殆與楊趙齊驅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脫去前日畦畛矣君嘗言人品實居才學氣識之上吾因君言亦嘗謂天下之事皆有品繪事圖畫技之末也或一筆之奇一著之妙固有終身北面而不能寸進者彼非志之不篤習之不專也直其品不同耳如君之品今代幾人方希刷羽天池揚光紫微不幸遭疾而歿其遺文數百千篇藏於家雖有副墨而洛誦者率不過什得一二其所謂大全者曾莫見焉是以天下之大夫士歎焉若懷宿負而未之償也東平嚴侯第忠傑有文如淇澳好善如干旄獨能求得其全編將錄之梓且西走書數百里命余序引余謂遺山之文之名有目爭睹有耳咸聲庸何序爲惟君有蓋棺之恨此其可言者得以論述之主上壽居藩邸挹君盛譽一見遽以處之太史氏不數歲神聖御天文治蠅與稽古建官百度修舉其於玉堂東觀金華延閣之選尤所注意者曷嘗不設燎以待

之而側席以求之哉向使遺山不死則登鑾坡掌綸誥稱內相久矣奈何遇千載而心違際昌辰而身往此非君遺恨也耶尙賴柳如京之賢有慰韓吏部之志文工命拙雖抱憾於九原人亡書存足騰芳於百世顧余朴學未暇題評言念舊游聊爲揚推云爾中統三年陽月封龍山人李治序

徐序 中統本

文之爲物何物也造物者實斬之不輕畀人何哉蓋天地間靈明英秀之氣萃聚之多蘊蓄之久挺而爲人則必富於才敏於學精於語言能吐天地萬物之情極其變而爲之雅故爲詩爲歌爲賦爲頌爲傳記爲誌銘爲雜言爲樂府兼諸家之長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滔滔不斷以接夫千百世之傳爲造物者可得而輕畀之哉竊嘗評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黨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斷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爲不輕故力以斯文爲己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迹益窮其文益富其聲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獎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爲汎愛至於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毫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後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爲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爲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

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製最備又能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嗚呼遺山今已矣靈明英秀之氣散在天壤間不知幾年幾時復聚而爲斯人乎東平嚴侯弟忠傑喜與士人游雅敬遺山永其完集刊之以大其傳云陳郡徐世隆序

杜後序 中統本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載間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文字凡經幾手左搏右撻橫安豎置搓揉亦熟爛盡矣惟其不相蹈襲自成一家者爲得耳噫後之秉筆者亦詗乎其爲言哉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爐韞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輸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甘脆疊爲餽飮可謂併天下之味從此家跳出便知籍湜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曩在河南時辛敬之先生嘗爲余言吾讀元子詩正如佛說法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此論頗近之矣雖倡優駙儉牛童馬走聞之莫不以爲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爲文亦安用艱辛奇澀爲哉敢以東坡之後請元子繼其可乎不識今之作者以爲如何或者曰五

百年後當有楊子雲復出子何必喋喋乃爾濟南杜仁傑嘗甫序

王後引 中統本

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閑閑先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羣書且多與名士游故於蚤歲蔚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遷文譽日崇作書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府爲尤長不惟可以進配古人而一時學者罕見其匹士林英彥不謀而同目之曰元子尊之也後雖知劇縣入主都司簿書倥偬之際不廢吟咏北渡以來放懷詩酒游戲翰墨片言隻字得者猶以爲榮閒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敘事之工槩可見矣國朝將新一代實錄附修遼金二史而吾子榮膺是選無何恩命未下哀訃遽聞使雄文鉅筆不得馳騁於數千百年之間吁可悲夫東平嚴侯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卽其家購求遺藁捐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屬余爲引余與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義深契厚固不當辭然仁卿大手已序於前顧余荒謬安敢贅長語於其旁感念疇昔姑以平日親所聞見與夫同志之所常談者書詩卷末云歲昭陽大淵獻秋七月己丑慎獨老人曹南王鶚識

段詩集引 金甯本

余亡友曹君益甫嘗謂予曰昔與元遺山爲東曹

同舍郎雖在艱危警急之際未嘗一日不言詩迨今垂三十年其所與論辨歷歷猶可復北渡而後詩學日興而遺山之名日重世之留意于詩者雖知師宗之至其妙處而人未必盡知之也自僑居平陽時爲諸生舉似其一二然以未見其全爲學者惜間遣人卽其家盡得所有律詩凡千二百八十首又續採所遺落八十二首將刻梓以傳以膏潤後學未及而益甫沒于後四年子輒繼成父志同門下客楊天翼命工卒其事倣落于至元戊辰之秋迨庚午夏首尾歷六十五旬有五日工旣訖功二子來謁求序其事踏吾門而請者六七至無倦色而意益勤余以爲詩非待序而傳者也若其刻詩之大略不可以不言焉姑撫實以題其端云稷亭段成己引

附黃選余序

宋本

金人元好問字裕之別號遺山髻而能詩下筆輒驚其長老年甫冠登進士其詩文出入於漢魏晉唐之間自成一家名振海內金源氏自大定後頗尙藝文優禮賢士而崔立之變駢首死難者不可勝紀遺山巋然獨存金亡晦道林莽日課一詩寒暑不易至本朝才名益甚四方學者執羔雁無虛日郝陵川謂其規模李杜凌轢蘇黃殆非虛語遺山著述甚富其所作金史纖悉不爽蔚爲一代鴻筆至所編中州集流傳不廣人莫之觀是集世無行本惟架閣黃公在軒手抄二十卷藏之篋中予爲補其殘闕正其謬誤凡閱月而告成至篇什次

第悉依原本彙付剞劂俾海內騷雅共珍之至順二年三月十一日翰林國史余謙謹序

儲重刊後序

宋本

雖少時聞見遺山詩文於它集輒喜誦之不置及鉅鹿耿公典鑰留都嘗謂儲曰吾友段可求家藏遺山集日借讀之而未竟也吾老矣尙冀一讀子試訪之宏治甲寅儲調官吏部始得祕本於新安程公亟納諸公公喜動顏色曰刻本今亡矣是不可使之無傳也儲因錄而讀之乃知學士大夫慕尙遺山者不但其文章之盛蓋金本肅慎入據中國然承宋遼之餘大定明昌之際人才政治在彼亦有可稱者君子固不得而盡削也天興播亡文獻淪喪遺山奔走流寓不能自存乃力以國史爲己任網羅放失訊訪耆舊孜孜矻矻幾三十年雖沮於匪人薄於旣老不克成書其所自著若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併茲集四十卷則皆一代文獻之所萃厥後元修金史悉剽用之向無遺山則金源氏有國之故存什一於千百未必盡章聞於後世也或者謂金之亡崔立之變死生辭受之際遺山處之有不能違人之議者噫是未考也觀其對努申之語志弄女之墓隱忍激烈意蓋有待而爲也有待而不克豈非阨於時邪予讀其金亡以後之文辭悲調慷慨有詩人傷周厲人哀郢之遺意亦可見其志也已不然容城劉氏陵川郝氏節行文學在當時莫之與京獨於遺山嚮慕尊稱之至抑又何邪然則以遺山之才之美值亂亡之

世不獲究其用且厄其身蓋夫人之不幸君子所當嘆惜焉者又奚暇它議也哉沁水李君叔淵以御史按行河南使來請其集以刊自中統壬戌初刊迄今餘二百祀矣遺山之文終不可晦固有待乎其人惜吾鉅鹿公之不及見也李仁卿下敘凡四首輒以臆見志諸末非敢亦以爲敘云宏治戊午冬十月既望後學海陵儲壻題

李序

宏治本

瀚自束髮時好讀先生詩文然以方攻程式文章事進取不暇肆力後舉進士謬官內外稍竊膏馥助筆墨於是好益篤讀益頻常計有以廣其傳曩在陝西嘗以所編中州集于西安府刻置郡齋比來河南又以家藏本詩集屬汝州刻之其詩文全集卷帙頗多在元時固已盛行然歷時既久屢更兵燹書在人間多是抄本魯魚亥豕漫不可讀瀚竊病之近始得善本于太僕儲公靜夫喜副宿志遂謀協藩臬諸公咸曰是書非一家一邑所得私當與天下後世共之時鄉試甫畢乃移工任其事嗚呼自有載籍以來六經四書諸儒緒論外若諸子百氏汗牛充棟何其多哉學者窮歲月白首不能偏觀其間楊馬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則又文人中之一山斗冠冕故其傳獨不朽而天下後世無不讀焉近時文集尤多從而貴其實辭句不足以達理而成章聲音不足以感人而動物徒以禍楮墨殃梓工耳若先生之文則豈可少者哉先生自幼學至於壯且老自平居無事至於流移奔播無一

念一時而不在於文故能出入於漢魏晉唐之間偃然以其文雄一國金源氏自大定後頗尙藝文詞家輩出崔立之變駢首死難先生巋然獨存金亡隱晦自全而其名益盛元初學者宗之爲依歸作金史者稱其備衆體有繩尺蔚爲一代宗工殆非虛語顧不傳于時豈非缺典夫事有偶然之遇忽然而成者而人之文章有晦于前而顯于後屈于暫而伸于無窮者昌黎文集幾泯滅于敝篋中得歐陽永叔而始行于世先生距今餘二百年而其文始賴諸公以就梓豈非其顯晦屈伸固亦有其數耶雖然文之傳不傳先生無與也而其傳實學者之幸河南居四方之中聲名文物之所萃書得梓于是其不復將大行也哉先生名好問字裕之別號遺山世爲太原之秀容人宏治戊午閏十一月既望賜進士文林郎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沁水李瀚序

魏序

華氏本

天下之寶隱見有時而光氣不能終闕豐城之劍沈埋晦蝕而卒出於張雷二子者其光氣使之然也文章之爲光氣亦大矣史稱元遺山先生爲金源氏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誌盡趨其門其詩奇崛而絕雕鏤巧譎而謝綺麗豈非希世之奇寶歟其集久而失傳學士大夫以購之不得爲恨斯亦劍墜豐城之時也錫山華生希閔得善本而鏤之梓於是好古之士人人如獲重寶于意外昔歐陽子少時得昌黎集於李氏敝篋中讀而心異之而

當時未有道韓文者已而與尹師魯輩倡爲古文
出所藏韓文舊本行於世學者遂非韓不學遺山
之文入室韓歐詩則力追李杜而又能變故作新
得前輩不傳之妙迄今垂五百年士爭嚮慕之茲
集之出行復有非元不學者華生知好之而不以
私之己亦有歐陽子之志也夫華生勉之矣康熙
四十六年十二月上浣江南督學使者蔚州魏學
誠題

例言

是集元刻爲嚴忠傑中統壬戌本張德輝類次詩
文共四十卷前有李治徐世隆二序後有杜仁傑
王鶚二引書佚不得見考徐序有評樂府語則新
樂府五卷當併入刻或別自爲卷至明刻乃削去
文淵閣書目十二冊某作堂目同總覽樓目全案內閣藏書目
四十卷季滄葦目傳是樓目簡明目俱同儲氏附錄一卷內詩
十四卷文廿六卷案內閣史經籍志
四十五卷二卷乃耳食之說不足據
明刻爲李叔淵宏治戊午本詩文仍四十卷有儲
罐李叔淵二序集中二十二卷元闕兩頁外附錄
一卷乃儲氏從中州等集採諸贈言訂入者何燕
泉云遺山集今刻河南者即此本也是書劉疎雨
眠琴山館有之借校箋本如京詩注史院得告歸
嵩山寺下寺此又古句自信頗相應又二卷移
運甕古城隈作又句自信頗相應又二卷移
讒夫之媒孽有辨字又三十三卷差人之勞不能給
二人之食差此作一又三十三卷再略蒲解作解集中
藉以訂正者不可枚舉略指一二不備載
國朝刻爲華希閔康熙庚寅本詩文仍四十卷古

賦四首五古一百二十九首七古七十八首雜言三十六首樂府四十八首五言五律八十四首七律二百九十三首五言古詩一百一十五首大言四首五言古詩一百一十五首共一千二百八十首大抵
祖中統而補宏治者仍載附錄一卷及李徐杜王
四序引削去李儲兩序而弁以魏學誠大字序外
增附錄詩五首此刻盛行傳是樓所藏查初白所
評趙蓉江所易趙雲松所說皆是甲辰歲從楊拙
園夙好齋乞得卽小箋底本也

眠琴山館又藏元刻曹益甫至元庚午本有段成
己序止詩二十卷無文其詩亦一千二百八十首
續採八十一首五古一百二十九首七古七十八首雜言三十六首樂府四十八首五言五律八十四首七律二百九十三首五言古詩一百一十五首
此張德輝類次所遺者三刻皆無今拉依類收入
各卷後卽校箋本如三卷見古應是杜康祠下得是
自又四卷贈客疑作金荃怨曲欄曉辭此又天淵斷
岸何緣此天姥此又國詩注自己造仙府有謂字
亦舉一二拉較今本殊勝藉以改正不少文淵閣書
附錄書目云二十卷案此本與下黃真則皆二十卷未知諸目究
係何刻○又此集丹黃滿紙爲西樵老人卽劉繼卣晚年評本如
水河頭好墓田句以爲唐張祜語妙在山光二字
若誤改作河頭則無味評語頗中肯綮亦採入
又從楊秋室假讀舊鈔元黃公紹至順庚午本詩
二十卷僅七百餘首樂府次首卷餘略同有余謙
序蓋選本也其移居八首注云元本止七首今仍
之乃以故書堆滿牀句上接尙有百本書句爲一
首豈知八首各用一韻無轉韻者誤也秋室云此
集七律不載岐陽七絕不載論詩棄取已失當他
何論耶亮哉斯言
查初白詩評卽華氏本如五卷送陳雪花茫茫揚白

雪改雪又十卷癸巳浮心白髮前改心又老不用若
回家改若回又八卷南餘歸計一塵新改南皆與舊
本暗合惟三卷寂寞來作由東鄰乃云由疑又山
亭半山亭前浙江水乃云浙當其謬處未免失檢
至內卷上蚤樞老歸千里驥改蚤及詳益甫本竟
係阜字蓋因傳刻者訛阜爲早而後校者復改早
爲蚤沿誤至此又十四卷壬子五樹來禽拾放花改拾
及詳益甫本乃是恰字亦因傳刻本訛恰作拾遂
致改拾作十去本字愈遠矣古書固因不校而訛
亦有因校而益訛者初白尙不免此
本集三卷荆棘中杏花詩亦見謝枋得八卷新野
先主廟詩十卷蜀昭烈廟詩亦見元明善又穎亭
詩春風碧水二語亦見張希孟皆誤也惟別本有
聞鶯五絕一首似爲趙孟頫誤入者故不收補
集詩失載者本集寒食靈泉宴集序有五古一首
集小亭集序有種松詩詩似非東游略記詩十首
五卷游泰山一首十二卷游龍泉寺四首餘無
卷趙愚之書懷繼裕之韻五古四首無次韻答詩
七律陰塵韻二首八卷上次韻張子純非與趙作六
卷麻知幾松筦同裕之賦七古一首無裕之以山
游見招兼以詩爲寄因仍其韻四首無雷希顏同
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五古二首無九日登
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五古二首同室有太
律一首非九日洛陽同裕之欽叔賦七律一首九卷次
裕之韻兼及景元弟灰韻七律一首九卷次
韻不叶又此劉景元同裕之水谷分韻得荷風送香

氣五絕五首注云深竹貯秋氣裕之語集歸潛志
引昆陽懷古句云英威未覺銷沈盡猶向春陵望
鬱蔥集靜修遺文孝子田君表云有贈其子田道
童詩集歸田詩話引句云花啼杜宇歸來血樹掛
蒼龍蛻後集無不知以上皆失載者至庶齋老學
叢談引贈張寓齋句云汝伯年年髮如漆看渠著
脚青雲平仲勉主齋集送振先歸祖庭序引句
云九原如可作我欲從歐陽居藝林伐山引
句云北去穹廬千萬里畫羅休縷麝香金十一卷雪
歸田詩話引句云燕南趙北非金土王後盧前盡
故人十卷王皆屬錯記若居易錄引句云濟南山
水天下無乃于欽句錄歷山云濟南山水下無更攷
寰宇訪碑錄有湧金亭詩刻在今河南輝縣者當
即五卷示同又題超化寺詩刻在今河南密縣者當
即十一卷秋
本集中侯相雲溪圖題內載絕句一首賈氏千秋
錄中口號三首酒裏五言說中五古一首五詩皆
不入題數元詩凡一千二百八十首續採八十一
首今補一首堂詩總一千三百六十二首郝銘所
紀一千五百餘首合諸失載篇什約有其數惟今
華氏本所刊郝銘於一千五百之一字訛作五字
而雲松趙氏遂疑真有此數有更求全集之語殆
未及詳考故耶
集文元闕者十五光武中興頌大司農箴二篇二十
文儒武君銘三十冲虛大師銘皆有銘無序四卷教
授常君銘七十完顏良佐碑皆有序無銘四十南陽

路者愚謂遺山大著自留天壤鄙說謾陋倘有可
采或不致唾棄若無甚取材雖大人先生何益哉
竟不贅序

元遺山全集傳銘

烏程施國祁北研輯

金史文藝傳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嘉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尙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尙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劇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誌盡趣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爲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藝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

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年四十八卒

案先生本生父東巖君無卒年云云

二十歲科舉時先東巖君已歿故在泰和中年好問之銘云年

十有九日歿之知東巖君已歿故在泰和中年好問之銘云年

定元知貢舉生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祭酒馮公確云興

月廷廷進士修官考試開封進士○史李俊亨傳興定五年

尚書趙秉文○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

同登登詞賦第○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

李國維傳之見本集○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

皇親探花詞又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

元○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

乃同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

也○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

乙酉五月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

詩案先生官國史院直學士○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

中爲南陽令

案先生本生父東巖君無卒年云云

初擢尙書省掾

案先生本生父東巖君無卒年云云

至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興定五年

是先生初秋已歸家出都赴召亦京矣傳云天興初約言之耳

除左司都事

本集歸德碑云壬辰之國承乏左曹之部司南冠引云京師之國子為東曹都事開闢賢

云壬辰冬某以東曹都事知雜推都司史蒲察瑄傳京宗選歸德
汴京立議議所時左司都事有立判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二
完顏奴申傳外京國急住有左司都事元好問以白奴
年正月省令史許安國詣講議所言左司都事元好問以白奴
申
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 年正月廿二日崔立變

起殺二相詰軍前納款明日以省令史元好問為左右司員外
郎又崔立碑事立自負救一城生靈功請左司員外郎元好問
曰汝等何時立一七言案七言下當有四字杜詩學 本引
石書我反狀耶 與五言句構傳脫去 詩文自警 僕文
淵閣書目月 東坡詩雅 同上 錦機 同上 詩文自警 僕文
字號三冊 中州集 詩見存文淵閣書 壬辰雜編 陽

之見論詩箋 元主肅集送振先宗丈歸祖席詩序云幼年奉詔修一
於翰林政府據金人遺書得元遺山裕之手寫壬辰雜編一帙
中言安平郡尉完顏斜烈漢名鼎宇國器書鎮南州偶搜伏于
竹林中得歐陽公手稿長多以致公之故并其族屬鄉里三千
餘人悉縱遣之則知未嘗戮于金兵也元遺山金士領袖生平
極重歐公書有詩云九原如可作吾欲從歐陽北人至今佩服
其言○文淵閣書目月云三卷
三冊 欽定四庫全書目云三卷

大德碑本遺山先生墓銘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經
走常山三百里燕文爵酒哭于畫像之前先生與
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
當敘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
靡淫艷怪誕僻澁寢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
而至蘇黃振起衰陪益為瓌奇復于李杜氏金源
有國士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為其或為之則羣
聚訕笑大以為異委墜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
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
一出于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瞻邃婉高古沈鬱
大和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
靡造微而神采燦發雜弄金碧糝飾丹素奇芬異
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

視一世以五言雅為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千五
百餘篇為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
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為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
百篇皆近古所未見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
為一代宗匠以文章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
者盡趨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為
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
方吾道壞爛文曜瞶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
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繁而
不絕其有功于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
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己所當
為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于張
公使之聞奏願為撰述奏可方闢館為武安樂藝
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無聞
乃為中州集百餘卷又為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
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為記錄
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
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
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
系出拓跋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春忠顯校尉隰州
團練使大父滋善儒林郎銅山府君贈朝列大夫
父格顯武將軍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兼行隴城
縣令騎都尉河南縣開國男邑食三百戶妣河南
縣君張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為神童
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
爽教之為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為陵川令遂從先

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倡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
大父言吾政不欲渠為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
也遂令肆意經傳貫串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
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為少陵
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為元
才子登興定五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箕穎間數
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按其什人嚼其句洋溢于
里巷吟諷于道塗巍然坡谷復出也初筮仕除鎮
平令再轉內鄉遂丁艱憂終喪正大中辟申州南
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撫甚有
威惠詔為尚書都省掾居無何除左司都事再轉
為中順大夫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兼修起居注
上騎都尉河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
袋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
十有八某年月日葬于秀容之先塋前配同郡張
氏戶部尚書林卿之女再配臨清毛氏推貨司提
舉飛卿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撫奉直大夫汝州知
州兼管諸軍與魯勸農事次曰振仕太原路參佐
次曰摠尚書都省監印女五人長曰真適進士東
勝程思溫次嚴女冠詔為宮教號浯溪真隱次順
早卒次適成和郎大都惠民司提點太原翟國才
次適建德路織染局大使定襄

遺山詩集 傳銘

臆羣犬號號共譏嫉塵埃野馬為鬼域遺山巖巖
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
高寒拓跋國馬兒歸葬反元宅有書有卷俱未卒
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樂襲所沮

案即碑客已見惟沮止事未詳中州集百餘卷案集上十

金源君臣言行錄

案本傳云子辰會大父春隰

州團練

案本集生當增康天輔間為此官關州人金或姓冠去

九處正將

案第九處當在龍城縣志不詳後廢丁艱

終喪

案案示程詩云吾母河南君五十壽云臣母喪祭

書省左司員外郎

案先生本官省掾此職乃崔立後

翰林知制誥

案上

秀容先塋

案周厚文之謀而失

前配張氏

案

戶部林

案

卿

案

再配毛氏

案集瀋州表云子婦翁日暮相之會平年五

提舉飛卿

案

子撫

案

奉直

案

子撫

案

子撫

案

汝州知州元史地志外梁路南陽府汝州下領三縣○諸

軍與魯勸農元官志諸路上下州建魯花赤知州並從五品

散府領勸農與魯勸農同選志至元二十年定蒙古與魯官

五品各千戶與魯亦設與魯官受院額各千戶與魯不及

子振案集宋周臣生子詩云阿寧解語應須記即事云

原路參佐元地志河東山西道冀寧路太祖十一年

摠即收綱已詳四卷常山箋又集有都省監印元官志中

長女真已見御程思溫見御史表寄

次女嚴女冠案集豐熙詩注時女嚴

西行詩未知是否

寄女嚴詩又南冠引云手寫千秋錄付女嚴客萬戶書云西歸

為女冠文而豐張平章當發欲娶之使人屬裕之辭以可否在

妹以為可則可張喜自往訪之胡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

板輿而迎之張語近日常所作應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

案集山無姊妹乃次女順早卒案集有書贈第三女珍詩

女也南人傳訛耳又孝女阿秀墓銘云元好

也即此

次女適文惟配婿不同未詳成和郎散官成和郎

品大 大都惠民司提點又官志太醫院大都惠民局秩

院次適案此女別建德路織染局大使浙行中書省

院次適案此女別建德路織染局大使浙行中書省

院次適案此女別建德路織染局大使浙行中書省

院次適案此女別建德路織染局大使浙行中書省

院次適案此女別建德路織染局大使浙行中書省

院次適案此女別建德路織染局大使浙行中書省

院次適案此女別建德路織染局大使浙行中書省

院次適案此女別建德路織染局大使浙行中書省

院次適案此女別建德路織染局大使浙行中書省

院次適案此女別建德路織染局大使浙行中書省

院次適案此女別建德路織染局大使浙行中書省

院次適案此女別建德路織染局大使浙行中書省